

民间文化研究参考丛书

少女杜拉的故事

佛洛伊德著

文荣光译

佛洛伊德著
文 荣 光 译

少女杜拉的故事

——一位歇斯底里少女的精神分析

中国医大文库出版社

少女杜拉的故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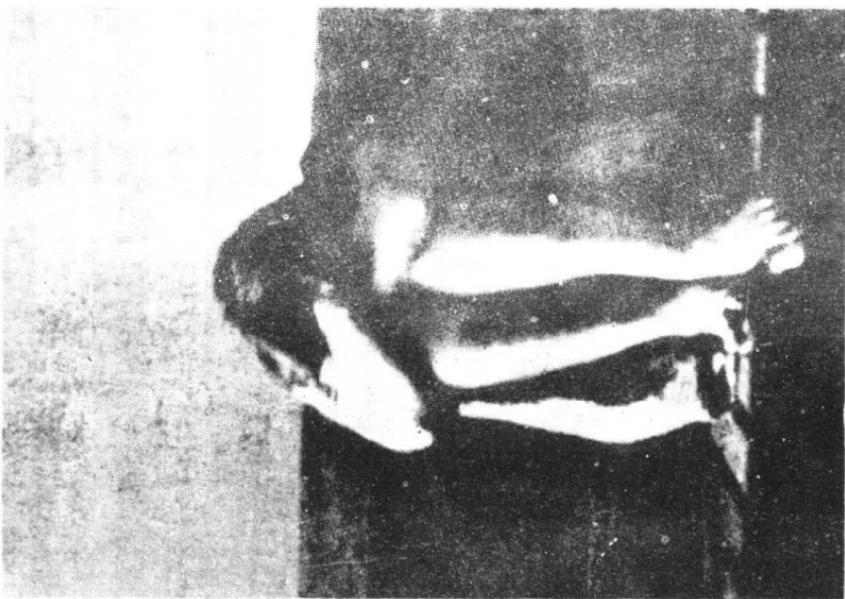
书号：10229·0507 定价：1.50元
(内部发行)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 (S. Freud, 1856—1939)

這是一所精神病院裡一位孤獨女病人的畫像

沒有希望的？



巴黎的神經學家沙考 (Charcot)

在同事面前展示一位精神錯亂的女人，在催眠的作用之下，能够起床走路。

曾序

「杜拉」是一位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少女的名字。本書詳細描述這位少女接受精神分析的內容及經過。在佛洛伊德所發表過的精神分析實際病例報告中，最值得閱讀的，首先要推「杜拉」這篇了。因為以精神分析為基礎的動態精神醫學的各種重要學理，如潛意識的存在、心理自衛機轉、心理癥結等觀念都起源于心理症（Neurosis）之研究，從而推廣到其他精神疾患；而在各種心理症當中，又以本篇女主角「杜拉」所患的歇斯底里症為最早期的研究對象。所以要想研究、瞭解精神分析學說之來源與發展，首先應閱讀這篇富有歷史價值的病例報告——「杜拉」。再者，佛洛伊德所發現的「伊底帕斯癥結」（Oedipus Complex），或者「三角關係癥結」，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表現得最明顯，也是患者所困擾的問題。透過「杜拉」這病例，我們可以深切地瞭解伊底帕斯癥結的真相。

所謂歇斯底里症（Hysteria）乃是一個人受到心理刺激與挫折之後，其不安之衝動，不以「情緒」表現出來，而是經由「轉化作用」表現于身體上，造成感覺或運動系統之機能性障礙；或者意識、記憶、人格等其他精神活動之部分障礙者稱之。例如一個人與人吵架後，忽然「昏迷

不醒」、「四肢抽痙」、或突然失聲，不能講話，等到心理刺激除去之後，這些症狀也就馬上消失。歇斯底里症（Hysteria）一字原為希臘文之「子宮」，因為在 Hippocrates 時代認為此症屬於女人的毛病，與性有關係，認為是因為女人想男人想得太厲害，其子宮因而脫位，徘徊到身體其他部分而造成各種症狀。當時認為患這種病的女子，只要一結婚，就可以霍然痊癒。到了中古時代，隨著宗教觀念的影響，歇斯底里症就如同其他精神疾患一樣，被解釋為是因着魔而產生。到了十九世紀末，有名的神經醫學家沙考（Charcot），證明歇斯底里病人可以用催眠方式產生或除去其四肢麻痺或抽痙等身體症狀。緊接著，佛洛伊德與患者詳細會談，研究其生活史，發現這種身體症狀與患者所遭遇的心理困難有關連。把精神醫學從器質性病因的觀念帶進了心因性的觀念領域。從這點，可以說歇斯底里症是促進精神醫學進展的一個重要踏腳石。

佛洛伊德在本篇所描述的「杜拉」，因每次遇到心理挫折就會產生咳嗽、嫌惡感、失聲以及厭世感等症狀，而被帶來就醫。經由精神分析的過程，佛洛伊德發現杜拉有著嚴重的心理問題——未解決的伊底帕斯症結（或三角關係癥結）。因為杜拉迷戀父親，常與母親作對，形成三角關係；杜拉既羨慕、又妒忌父親的情人K女士，一面暗地裡模仿她，一面又想從她手裡把自己父親搶回來，形成一個新的三角關係；而杜拉又拼命與K先生接近，與其妻對抗，又形成另一個三角關係。總之，杜拉在與人之關係，永遠逃不了三角關係，充分表現出她的行為受到伊底帕

斯密結之困擾。

精神分析家認為在人格發展的過程當中，每一個人都要經過口慾期、肛門期、性蕾期、同性期、青春期等幾個階段。三歲至五歲之小孩在所謂性蕾期（Phallic stage），對男女之性別開始感興趣，在「心一性」發展的過程中，是個萌芽時期，故稱之性蕾期。此階段之小孩常對自己異性父母感到興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三角關係；即男孩子喜歡母親，害怕父親，而女孩子喜歡父親，反抗母親，呈現所謂之伊底帕斯症結。在一般正當情況中，男孩子慢慢地轉而與父親接近，向父親學習如何做個男人，而女孩子與母親親近，模仿母親，學習如何成為女人，進入同性期，圓滿解決此伊底帕斯症結。但假如由於某種原因，讓性蕾期的小孩子無法順利發展，例如一個女孩子的父親過份寵愛她，不讓她與別的男孩子玩，或者母親一直對待她不好，讓女孩子無法與母親接近，（男孩子則剛好是相反情況），則心一性發展無法順利完成，留下未解決的症結。即使長大之後，仍然繼續徘徊于三角關係之中常常有意無意地結交有太太的先生，或者懷疑先生有女朋友，不停地鬧著三角關係。而且由於性蕾期所遭遇到的挫折，使她在心一性發展的過程中停滯下來，無法成熟，一方面很想與異性接近，但另一方面又很懼怕發生性的關係，顯得很矛盾。本書所描述的杜拉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典型例子。

一般說來，精神分析的病例很不容易描述。要把所有研究、分析、治療的經過，從頭到尾詳

細且完整地報告，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不過，佛洛伊德總算把「杜拉」這位女病人的心靈癥結很扼要地描述，一方面讓我們瞭解歇斯底里的問題核心所在，另一方面也使我們能大略地體會到精神分析的工作內容。這次文榮光君能運用他流暢的文筆把本書譯出來，供大家閱讀，對精神醫學之推廣實有莫大的貢獻。

曾 炳 煙

六十年九月十五日

于臺大醫院精神科

出版说明

一位聪明可爱的十八岁少女杜拉是这部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书中的主角。作者利用她神经质的举动，她的自白以及梦的内容为线索，来探究她心灵的奥秘。少女杜拉的故事也许是许多同龄少女的故事。这本书是佛洛伊德的成名作《梦的解析》之后，另一部惊世骇俗之作。本书虽然具有很浓的戏剧性与故事性，但严格说来，它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可供哲学、文艺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及作家和医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本书根据志文出版社版本影印出版。

作者简介

佛洛伊德 (S. Freud, 1856~1939) 精神分析的鼻祖，影響廿世紀甚大的思想家，一八五六年生於捷克夫森堡。在四歲時移居維也納，其後的一生大部份在此渡過。他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院，隨後專門從事神經精神醫學的研究。一九三九年死於倫敦，享年八十三。佛氏所原創的精神分析學說，不但是心理學方面卓越的貢獻，而且幾乎影響了人類知識的每一部分，尤其是在文學方面的影響最為深遠。佛氏的著作極為豐富，主要的作品有：「夢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少女杜拉的故事」、「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國體與禁忌」、「精神分析學引論」等書。

索书号: B846.2
书名: 少女杜拉的故事
登录号: 20573 定价: 1.50元
借期: 2012.11.12
借者: 李文
还期: 已还

目 錄

會序	一
黎氏序	一
一個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一位歇斯底里少女的精神分析）	一五
一、緒論	一五
二、臨床現象	一一
三、第一個夢	一七
四、第二個夢	一〇一
五、後記	一一一
附錄一、歇斯底里幻想及其與雙性對偶的關係	一三三
附錄二、論歇斯底里的發作	一四〇
譯者後記	一四五
佛洛伊德年譜	一四九

黎氏序

黎氏 (Philip Rieff) , 美國賓州大學社會教授，係柯里爾叢書中十本佛洛伊德著作集的編者，是佛氏學說的權威學者之一。在此序中他討論杜拉與佛氏的關係，並對歇斯底里症和佛氏過人的機智有極吸引人的描寫。

—譯者

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四日，佛洛伊德寫信給他的好友——柏林醫生兼生物學家浮氏 (Wilhelm Fleiss) ，告訴他得到一個值得記載的病例。「這些日子過得很愉快，我有一個新病人，一個十八歲的女孩，此病例已開啓了許多智慧之門。」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佛氏給浮氏另一封信，告以那個案結束，病歷已完成。「結果是我發覺自己需要吃點藥。」那使他精疲力竭的，是一個歇斯底里的女孩，這裏稱她為「杜拉」的病例。

當佛氏完成該病例時，覺得這是未曾有的最複雜微妙的事。甚至複雜微妙到使人倒胃口，「比以往還厲害」，佛氏對一般讀者的憂慮比往常為多。他對羣衆的兩面性態度極少消滅。在這病例中，他已為後代建立一個極富價值的里程碑，然却因當時世俗對「自我」的束縛，使他擔憂如何使這病例被人們接受。於是，他拖了好幾年才出版。那年輕女子在一九〇〇年底停止治療（佛

氏有時記性欠佳，一九三三年他在自己的一項註解中確信該病例已於早先一年即一八九九年結束），佛氏就在其後一個月中撰寫病歷。他曾將手稿付梓，然隨即索回，延至一九〇五年才出版。這種遲疑態度對一個有野心的作家而言，可能是對自己作品及讀者水準缺乏信心的反映。顯然地，佛洛伊德對自己作品具有信心，讀者能力才是他所懷疑的。

如果我們承認藝術與科學能做好事的話，那麼我們也得承認它們也能做壞事。一件藝術或科學成就的觀賞者可能以低劣的態度接受它而腐化它。有其低劣的作品，必有其低劣的觀眾。佛氏深知他的作品如果發表的話，極易受到斷傷。一個由真人實事所塑造的病歷，一旦揭開外表上看來無可厚非，甚或楚楚可憐的人之內在的曖昧，將使此人冒上殘忍的被誤解的危險。佛洛伊德在他的序言中，費了一大部分篇幅為該病歷的出版，而非為該病歷內容本身的好處作辯，故該序言中大部分現在已無啥意義。在真理與藝術的名義下，我們不管讀者的興趣多下流，欣賞素養多差勁，也要出版任何刊物。試想即使素富盛名的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的出版物，除了賦有文學興趣或修養的人以外，有幾人真會閱讀或欣賞呢？

目前，一般作者擁有的不是讀者，而是市場。佛洛伊德的作品，就市場言，並沒有什麼意義；如果有的話，只是對讀者。

杜拉為兩性取向的混淆所苦。她潛意識裏的女性同性戀傾向和一叢痛苦的動機連結，只有像

佛洛伊德那般精於分析的能手，才能揭其真相。因此，讀者才能在無可救藥的複雜性裏，窺知杜拉窘境的全貌。那複雜性就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中，佛洛伊德的天才並非簡化它而是將它明瞭化。表面上，該論文的結構容易探索，對那女孩的生活背景和症狀——神經性的咳嗽、慢性衰竭以及其他痛苦，先有一個介紹性摘要；其後兩章集中在對她的夢的解析；最後一章是結論。在此簡單架構下，失了線索的迷宮漸為一種精心設計的佈局所替代，幫助我們瞭解那影響着杜拉的遠近事件的發展，這是種高層次的文學及分析的天才；的確，這兩種天才的融合成了佛氏作品獨具風格的必備條件。直敍法只會歪曲佛洛伊德所要刻劃的真相；即或直線式的風格多麼細膩，也捕捉不了他要發掘的神祕與懾人的因果關係。在完成杜拉病歷後二十年，佛氏在另一婦人的病例報告中指出：「平鋪直敍誠非描寫複雜心靈過程的一項有效方法。」因此，杜拉這一病例報告，雖然是一種史，但與一般小說或歷史不同。顯然，就在這點佛氏改變了小說與歷史的寫法。我們可在「反羅馬式」或香埃斯、吳爾芙等人意識流的表現法中，看到突破傳統直敍式的努力。史學家未能即時向佛氏看齊，以致佛氏對歷史寫作的影響仍很有限；除了將增加一個人物因素所引起的症狀與社會現象的核對表，而列入歷史動因的目錄以外，史學家並未能效法佛氏放棄直線式寫法，以開啓歷史寫作重新架構的可能性。

這個病例，經由特殊的佈局與對杜拉的潛抑欲望的多重透視與分析，即使做為一種新史學寫

作方式的習作，其燦爛的光彩仍然奪目。杜拉對自己內在潛抑的內容大多不知，佛氏逼她反觀過去，深入地橫斷各種層面，超越她自圓其說的掩飾外殼，一直進到她和母親、父親、哥哥、女家庭教師，其他女孩以及那有名的夫婦：K先生與K女士的關係。當迷惑的讀者後來看到K女士的秘密而恍然大悟時，我想他一定要承認很少見過這般精彩的偵探小說了。

杜拉的病並不是由某一個罪魁引起；不是她自己、她的父親、也不是她所愛的K先生，或她所愛的K女士。沒有害人者，只有被害者，這是佛氏病例故事的特徵。在他的世界裏，天真無邪的人與狡猾世故的人同樣地可惡。佛氏所要解除的，正是無邪者與作惡者間不幸的關係——其下策者使那關係世故化，上策者使那關係完全取消。

接下去是佛洛伊德好像杜拉的父親所僱用的精明偵探般，如何去捕捉她受難的內在因果關係的故事；而且，更進一步捕捉她父親以及其他牽連者和她的關係。那失常的女孩有一個失常的父親，他有一個失常的女友，該女友有一個失常的丈夫，而該丈夫引誘那病女孩當情人。杜拉並不希望維持這不迷人的圈圈——雖然佛氏指出她非維持不可。她的不滿是另一個問題，在這論文後面我將再討論。我的看法是所有其他牽連者也都是病例，而可以說是杜拉病例的註解。然而，除了一小部份外，佛氏却不得過問他們，並且，佛氏接受這種不可得性，而不去做嚴格的學理探討。他對杜拉的全盤解釋，以及他要說服杜拉討論自己的性生活所作的努力，全局限在杜拉本身的

病例上。雖然，事實上佛氏有理由指出毛病並非出於杜拉，而係出於她生活的「環境」——（Milieu）上，這是精神分析治療所受到的限制。佛氏和其正統繼承人，由於對他所服膺的倫理學的嚴酷忠誠，皆未能檢視其所受限制的領域。「環境治療」（milieu therapy）勢必牽涉一文化上的革命。

佛氏因自己的治療能力，以及格於醫生與病人間的限制，以致影響了他教導病人的途徑。無疑的，他在從事於一項相當於解析的教導工作。在別處他說到有關「解析……一特別重要的理論」，非常能接近病人本身對問題的觀點。解析牽涉教導，此二者在治療者與病人之間的戰鬪無法分開。因為治療者漸深入病人心理而努力要改變它。在這病例中，杜拉拒絕改變她的心理狀態，並突然退出，以否定佛氏對她的分析所發掘到的事實。這並非杜拉本人對自己的透視不正確，只是那無益於治療。佛氏並不對所有的真理感興趣；也不是杜拉所說的真理，除非它們妨礙他自己的操作。因杜拉對自己的透視是她病的一部分，佛洛伊德必須擊退它們，以免她抗拒他的透視。她的真理不見得在治療上有用處，甚至就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出的意義層面而言——在他瞭解宗教信仰者的「高級的幸福」，可以緩和或克制他們的「低級的幸福」時——杜拉的思想習慣並未帶給她「高級的幸福」。誠然，她受到從高級和低級引來的不幸。她的智力及想像力使她變成一個煉爐中，大大小小受害者裏的主角。最後，由於破壞了用來保護她的病